

# 我在「原住民研究」課程 認識的老師和同學們

「先住民研究」の授業で知り合った先生やクラスメートたち  
The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I met in the “Indigenous Studies” Course in New Zealand

文・圖 | 呂青華 (政大民族學系博士)

**Kia Ora** 大家好！本篇文章首先由我簡述「原住民研究」課程內容，接著介紹陪伴我度過一年課程的指導老師和可愛同學們，最後總結收穫。

## 原住民研究課程介紹

課程內容分為四章，有毛利和原住民研究導論、原民研究與西方研究之差異、探索解決方案、研究之旅。第一章毛利研究議題、原住民研究議題兩個單元，特別強調身為研究者必須先了解本民族文化，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，以此為基礎才有可能探究其他族群，因此學習重點在認識毛利傳統社會結構，以及遇到西方文化產生的改變，比較接近研究方法論。這門課依次由Curtis Bristowe、Amiria O'Malley和Te Urikore Biddle三位老師合力教授。

## 致力於毛利語言文化的復振及傳承

40歲出頭的Curtis身材魁梧，是毛利同



毛利聚落遺址一隅。

學眼中的英雄；他既是學生，也是老師，更是毛利語言文化復振發展的倡導者。2017年的他是懷卡多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博士生，所寫的劇本「先知」(the prophet, Te Kooti) 曾獲鉅額獎助；2016年他受邀在TEDxRuakura以「原住民族知識有其價值」為題進行演講，敘述被放逐到查塔姆島的祖先如何面對並克服挑戰的故事，說明毛利文化核心價值的三種力量——Kawa (習俗)、Tikanga (社會規範) 和Kaupapa。

在學校無論何時何處，他一定主動和同

學擁抱、打招呼，完全沒有老師的架子，因為他經常強調教學相長的觀念；曾在一年內密集接受全毛利語訓練的他，每節上、下課前都會用流利的毛利語帶領我們做祈求儀式。從歷史事件到現代議題，他以對比方式讓我們認識紐西蘭主流社會與毛利人不同的價值觀，從第一堂課開始，我已強烈感覺到他為了喚起同學的民族意識所做的努力，以及讓大家了解自身文化的價值。利用午餐時間，他個別詢問同學的學習狀況，關心家庭乃至部落情形，經常在交談中幫助同學發現研究題目；他也會邀請在部落深耕的頭人、族人到校演講以及規劃校外教學活動，帶領大家深入學習。

身為毛利語言文化傳承者的他以身作則，與毛利人妻子在家和兩個孩子以族語交談，孩子自幼就讀毛利小學，所以不太會說英語，但是他似乎完全不擔心會因此影響孩子的生存能力，甚至說「第二外語要選漢語」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上課兩個月之後，他向大家告假回家鄉紋面，並與大家說明紋面的意義和下定決心紋面的心路歷程；回來後，他又分享紋面過程的感動。他的所言所行帶給同學莫大影響，更開啟了三位同學的紋面之旅。

## 師長的用心教導與暖心關懷

Amiria是校本部負責課程規劃的老師，若認真研究教案，會發現他的思慮條理分明而鉅細靡遺；他在上課時氣定神閒，經常以軟語鼓勵同學的進步。Te Urikore任教於奧



校外教學探訪毛利聚落遺址。

克蘭理工大學，無博士學位的他雖屬外聘師資，但在論文發表會中評論犀利、用字遣詞精準；非常感謝他爭取經費，讓學生參加三天兩夜的碩士生論文寫作營，並親自開車帶同學參訪紐西蘭檔案館、申辦讀者卡，更利用三週時間教會大家編輯網頁進而自我行銷。

## 同學的身分認同和生命故事

「原住民研究」課程共有24人註冊，經常出席有12人，其中9人堅持到最後。以下介紹令我印象深刻的幾位同學。

1. **麗莎**，50歲左右，曾被族人嘲笑是「塑膠毛利」，意指不會或不太會說族語，又不了解自身文化的毛利人。這個標籤刺激她回到學校學習，重新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化；經過一學年努力，她用全毛利語完成三



毛利人儲存食物的地方。

分之一的期末發表內容，並且發展出設計和製作斗篷（korowai）的才藝，不僅穿著自製的斗篷參加畢業典禮，還能接受同學訂製。

**2. Tewaiata**（waiata，歌曲的意思），50歲出頭，有4個小孩，其中2個其實是姪子。在毛利社會中，兒童由親戚撫養長大的情形很常見，亦即寄養、收養慣習。通常這些孩子知道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，認識自己的親生父母並曾與他們接觸。她是前半生為撫養孩子而忙碌的典型家庭主婦，等到孩子獨立了，她決定重回學校，開啟尋找自我的終身學習之旅；她對紋面特別有興趣，紋面自然成為她的研究主題，透過探索紋面找到生命意義和價值，更在課程結束的第二年付诸行動而紋面了。

**3. Amanda**，30歲左右，是白人收養的毛利同學，養父母沒有隱瞞她的身世，她與親生父親偶有聯絡。身世對她來說是從小為此自卑而無法磨滅的痛，可喜的是在老師鼓勵下，她將其轉為研究主題，從

中找到寬恕的力量和自信；課程結束後她進入懷卡多大學原住民發展學系就讀，繼續她的文化療癒之旅。

從她的報告得知，紐西蘭於1881年通過《兒童收養法》，成為大英帝國下第一個「收養合法化」的國家，意味著白人可以收養毛利人做為勞動力；反之，毛利人的收養慣習在早期殖民時代具有法律地位，但是這項權利在1901年被剝奪，除非他們在原住民土地法院做登記。1909年，毛利人收養非毛利人是非法的，直到1955年《收養法》通過後，才被納入與歐裔白人（Pākehā）收養相同的規則。然而，與非毛利人受到同等待遇，表示許多被收養的毛利兒童失去對祖源的了解，不利於民族身分認同。

**4. Hone**是班上唯一的男同學，也是年紀最輕的，除非有老師在，否則他都是獨來獨往，從不和我們這群歐巴桑同桌用餐。Hone是John的毛利語，他是虔誠的基督徒，做任何事都會禱告，例如拿到學校

贈與平板電腦的第一批同學之中，只有他的是完好的，一問之下，原來是開封前他有禱告的關係。我依樣畫葫蘆，果然我的也是正常的。他說著一口流利的毛利語，通曉部落歷史和文化，因為與毛利國王同是Huntly出身，他經常出現在關於國王的重要集會，是與部落有強烈連結且非常重要的年輕幹部。

**5. Luanne**，50幾歲，12個小孩的母親，虔誠的摩門教徒。因為她，我才知道有許多毛利人信奉摩門教；對她來說，毛利的價值觀和摩門信仰完全不衝突，可以充分融合並運用在子女教育和家庭生活中。她來自奧克蘭以北地區，是唯一繼續攻讀碩士學位的同學。

**6. 崔西**，金髮白皮膚，不會說毛利語，卻有強烈的毛利人意識，所以她花錢去做DNA檢測，結果發現有5%的毛利血緣。儘管如此，改變不了她是非毛利人的事實，因為是否具備毛利身分，必須以耆老提出的證明為準。

#### 培養「被研究者」成為「研究者」

我對毛利人如何培養本民族的研究人才非常好奇，經過明查暗訪，找到在2002年底成立的紐西蘭毛利人卓越研究中心，該中心由高等教育委員會資助、奧克蘭大學承辦。當時設定5年內培養500名毛利博士生和畢業生的目標，結果提前在2006年底達標，有超過500位毛利人獲得博士學位或正在修業中，截至2010年共有703名毛利博士生完成學業或入學。



現場體驗紋手藝術。

「原住民研究」課程無異是培養毛利研究人才的基礎先修課，在TWoA毛利民族大學開設這門課，正是回應學校的設立目標——協助毛利人從「被研究者」轉為「研究者」。我有幸參與，實際見證老師授課和同學報告，不論從語言、宗教信仰、風俗習慣或血緣角度探究，都回歸到「認識自我、強化民族認同」的課程主軸。每篇報告都述說著精彩而獨特的人生故事，聆聽他們的故事，我得以透過本民族研究者的眼睛，細細品味毛利文化的豐富內涵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這應該是我當年最大的收穫。◆



**呂青華**

新北市樹林區人，1963年生。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。教學領域為日語教育、民族學、文化研究及原住民族與觀光，於東方設計大學任教23年，現已退休。